

目次

再版序	(1)
题记	(1)

第一章 漂泊的足迹

一 童年印象	(1)
二 战火中的故乡	(6)
三 西行记	(10)
四 从废墟中站起	(14)
五 难童教养院	(18)
六 到达重庆	(24)
七 师范生	(28)
八 啊，妈妈	(30)
九 还乡记	(33)

第二章 忆江南

一 东下求学	(37)
二 乡村女教师	(40)
三 严寒的假期	(43)

四	悲惨人世·····	(45)
五	生活在拙政园里·····	(50)
六	天亮时刻·····	(61)

第三章 新的起点

一	一座刚诞生的剧院·····	(66)
二	文化列车和战士·····	(75)
三	为工人服务·····	(80)
四	炎夏记趣·····	(84)
五	北方——从严冬到盛夏·····	(88)
六	孙维世教我演儿童剧·····	(95)
七	第一次出国·····	(103)

第四章 重新上学

一	考 试·····	(113)
二	结 婚·····	(119)
三	差点得两分·····	(125)
四	准备毕业剧目·····	(131)
五	《玛申卡》·····	(137)
六	即兴表演——《马莲花》·····	(151)

第五章 难忘的十年

一	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诞生·····	(156)
二	1957 年·····	(158)
三	“不沉的湖水”·····	(166)
四	调皮鬼和空中飞人·····	(173)
五	“万尼其卡!”·····	(179)
六	舞台上的小别佳·····	(185)
七	《以革命的名义》搬上银幕·····	(197)
八	困难时期·····	(202)
九	白鸡蛋·花鸡蛋·金弹子·····	(211)
十	西南纪行·····	(217)
十一	遵化演出·····	(223)
十二	《苗》的创作和演出·····	(225)
十三	从河南到山东·····	(229)

第六章 不堪回首的十年

一	生活琐记·····	(240)
二	下 放·····	(250)
三	“中国话剧团”·····	(262)

第七章 生命的新乐章

- 一 欣逢喜事演孤儿…………… (275)
- 二 我演蝓蝓…………… (295)
- 三 艰难旅程中的一页…………… (307)
——我演《十二个月》中大妞的点点滴滴
- 四 故乡行…………… (313)
- 五 演员经历和角色创造…………… (318)
——扮演喜哥记事
- 六 感谢培育我成长的人们…………… (329)

附 录

- 在日本看儿童剧有感…………… (340)
- 自然 真挚 优美…………… (347)
——浅谈如何辅导儿童朗诵
- 最后冲刺阶段的内心独白…………… (353)
——我对培养青年演员的一点想法
- 童年表演的联想…………… (358)
——写在《儿童时代》出刊五百期之际

第一章 漂泊的足迹

一 童年印象

提起我的童年，那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了。那时的情况，无据可查，也无证可考，连一张像样的照片都没有，现在只能在我的记忆里去搜寻，能找到什么就写下什么吧！

我于1929年11月11日出生在汉口一个小学教师的家庭里，我是他们的头生女儿。我们的原籍是湖北省广济县。

记得小时候我家是住在汉口铁路孔、刘家庙一带。铁路孔是贫苦人民集居的地方；刘家庙就是江岸，那里曾爆发过“二七”大罢工，是铁路工人区，我的父母就在那儿的平民小学教书。

我小时候长得又瘦又小；头上几根黄毛，总是剪得短短的，还时常被大人推成平头；有时穿裙子，有时穿条短裤，甚至还常常光着脊梁；虽然是个女孩子，却非常淘气，膝盖上、胳膊肘上经常“光荣负伤”；那副模样真是一只“丑小鸭”。后来弟弟妹妹们接二连三地出世了，我虽然年纪还小，却变成了大姐姐。不知为什么，弟妹们不叫我大姐，而叫我“大哥”，一直叫我十岁以后才算罢休，也许是父母希望我是个男孩子吧？！

我这个“大哥”有时跟着妈妈来到学校，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空位子上听妈妈讲课。虽然不是正式生，却比正式生还要

守规矩。人们友爱地叫我“小学混子”。更多的时间，我是领着弟弟妹妹和邻居的孩子们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、低矮的房檐下、路基很高的铁道旁，跑呀，唱呀，过家家呀……尽情地玩耍。饿了就回家吃饭，一切家务有姥姥管着哩！有一回，我跟着一群男孩子蹚过一条小河沟到对岸去玩。那儿有一面很长很高的围墙，墙的一角有一个洞，我们趴在洞口往里一看，只见一片很大很大的草坪，远处有一匹一匹很好看的马，还有一幢一幢漂亮的洋房子，好玩极了。我们正要往里爬的时候，只见一个外国人骑着一匹大马吆喝着跑过来，吓得我们撒丫子就往回跑。快到家门时，妹妹迎出来报信：“家家（姥姥）拿着棍子等你回去。”其实，要打我是假，吓我一下是真的。警告我：那是外国人的跑马场，不许中国人进去，抓住了要关起来，不仅挨打，说不定还要放猎狗来咬。

后来我上学了。学生总是盼着放假。每逢暑假，爸爸妈妈总要带我们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。这时，我真像过节一样高兴，因为我们可以坐上“大洋船”在江上航行了。船上乘客很多。妈妈在走廊上就地铺一张席子，就算是我们睡觉和吃饭的地方。我喜欢凭倚船栏杆看风景，江水涛涛，天色变幻，两岸景致在自己面前移动，真是看不够啊！到了老家，房屋周围一片大菜园，还有一个清澈的小池塘。爷爷是有名的木匠，给我们做的小板凳，比外面买的还好。爷爷奶奶还在后院种了好多菜、瓜，新鲜极了。离我们屋子不远，有一片大石板地，光滑平展，是小孩们最爱玩耍的场地。有一回我看见一个小叫花子也在那儿玩，不知不觉我们俩就玩到一起了。先是“过家家”，接着又用粘泥捏玩意儿，越玩越高兴，后来两人干脆在石板上打起滚来，又并排躺在石板地上晒太阳。不巧被邻居看见，到我家去“告

发”了我。这还了得！教书先生的孩子，还是一位千金，竟和要饭花子一起躺在地上玩，成何体统啊！我被叫回家，这回是真正挨打了，虽然打得并不厉害。我从小确实不知体统，喜欢恶作剧，爷爷在堂屋里椅子上打盹，我会拿根小竹杆去轻轻捅他的鼻孔，弄得他大打喷嚏，泪流不止。总之，由于我的淘气、贪玩、逗乐，而没少招来指责，甚至皮肉受苦。但总的说来，我们的家庭比较有民主空气，父母对我们管得并不那么严格，除非我们闹得太过分了。这比起当时有的人家严格管教孩子的情景：什么“棍棒头上出孝子”，“食不言，寝不语，顶嘴要挨打，筷子掉在地上也挨打”，“循规蹈矩，不许越雷池一步”，甚至有的小孩见了父母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，我们是自由得多了。今天看来，我觉得对待孩子严格教育是必要的，但不能管得太死，扼杀孩子的天性。例如爱玩就是孩子的天性之一，在玩耍中不知不觉的开阔了眼界，增长了知识，陶冶了性格，并逐渐学会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。在玩耍的时候，我们总是在扮演或模仿一个什么人物（或动物）。比如说玩打仗吧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“角色”：将军或士兵，敌军或我军，步兵或骑兵，海军或空军，等等，每个人的装扮和神态都力求逼真。玩“过家家”更是如此，我们会非常细致、真切、带有感情地表现自己是“妈妈”、“姐姐”、“小妹”、“老师”、“学生”、“医生”、“病人”、“小白兔”、“小羊”、“猴子”……我们的“表演”非常认真，很有信念。我觉得自己儿时爱玩，玩得认真，个性又比较解放，这对于我日后所从事的儿童剧表演的职业，可能有一点好处。

大约在我10岁以前，家里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文艺气氛比一般家庭要浓厚得多。那时我家的日子过得很清苦，常常到了月尾，我被派到旁边米店去赊米。由于店老板的孩子是我妈妈

的学生，总算有求必应，等到下月发薪后我再去还钱。有时父母也为生活的艰辛而吵架，但家里大部分时间还是温暖欢乐的。这得从我的父亲说起，这位木匠的儿子是我爷爷奶奶的娇宝贝。爷爷 40 岁才结婚，48 岁才有我父亲，所以我父亲的小名叫“四八儿”。爷爷“望子成龙”，总是让我父亲识文断字，无奈家境贫寒，很难如愿。因此我父亲小时候只能到店里当学徒。后来靠祖父出名的木匠手艺挣的钱，加上本族人的帮助，使我父亲能到学堂读书。当然时间不长。再后来靠自学通过了国民政府考试院举办的“普通文官考试”，有了点资历，先后当过小学和中学教员、机关办事员和科员等。他一生酷爱读书，甚至读得有些“书呆子气”。他爱写诗，也爱用像唱歌的调子吟诵古诗；他会一点英语，又喜欢音乐，因此常常哼唱外国歌和当时流行的中国歌。我母亲是初中毕业生，直到她 38 岁去世之前，她一直是小学教师、家庭教师。我的父母当时都是非常天真、活跃的年輕人，每天下班后，他俩常互相开玩笑，或在一起念诗、唱歌。我和弟妹们每当这种时候，就和他们一起玩，一起闹。记得父亲常念的诗有李白的《静夜思》、贺知章的《回乡偶书》等。

少小离家老大回，
乡音无改鬓毛衰。
儿童相见不相识，
笑问客从何处来。

父亲念诗念得高兴时，完全沉醉在诗境中了，两眼微闭，摇头晃脑，吟唱的腔调抑扬顿挫、高亢深沉。每当这种时候，我们就该闹腾了，夸张地模仿父亲的腔调和动作，同时也记住了这

些诗，于是妈妈就笑着制止我们，叫我们不要调皮。

妈妈是语文和唱游教员，有空时就教我们唱歌。我儿时学会的那些歌：“可怜的秋香”，“云儿飘，星儿耀耀，海早息了风潮……”至今都还记得很清晰。但在一般的情况下，妈妈总是忙，批改完一大摞学生的作业本，就帮助姥姥做那似乎永远也做不完的家务活。

我们平时是跟着姥姥生活的。她是一位会唱山歌、会讲故事的慈祥的老人。例如有一首描述童养媳的苦难遭遇的民歌：“黄花菜哟满地铺啊，细吹细打嫁细姑啊！细姑命不好，一遇遇着个驼背佬。上山要人驮，下山要人牵。过路的大哥莫笑我，这是媒人害了我哟！”^①曲调富有一种古老的、乡土的幽情，非常委婉动听、凄惨感人，姥姥每见我们听得要哭的样子，就会停下来改唱别的歌。这个旋律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后来我把它用在《喜哥》的演出中了。姥姥还是一位讲故事的能手，她讲的当然不是现在孩子们常听的安徒生、格林、盖达尔、张天翼、严文井、柯岩……所创作的童话，而是天上的玉皇大帝，海里的龙王爷，善良的观音菩萨，一直到鬼怪、大仙之类。别看我姥姥一个大字不识，可讲起故事来活灵活现，有时讲得我们毛骨悚然，有时又使我们哈哈大笑。

我是在自由的家庭环境和文艺气氛的熏陶下长大的，从小爱说、爱唱、爱跳、爱幻想、爱模仿。不仅我是这样，记得我的妹妹小时候也常常自编自唱一些歌，不管别人的反应如何，她都旁若无人地唱得津津有味，招得大伙直笑。我和弟妹们整

① 我的家乡土话，把“小”念成“细”，“细姑”就是“小姑”。另外，把“背”念成“驮”，“上山要人驮”就是“要人背”。

日欢闹，有时没完没了地唱歌，有时跳舞跳个不停。我们都是极富感情、表演欲很强的人，后来只有我一人成了专业演员。直到现在我都爱唱、爱闹、爱逗乐，特别爱幻想。天上的云彩，夜空的繁星，竹林里的萤火虫，山间的迷雾，大海的波涛……这一切都令我喜爱，都会引起我无限的联想。

二 战火中的故乡

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。不久，武汉三镇被日本飞机轰炸，紧急疏散人口。爸爸、妈妈和姥姥忧心忡忡，在屋里商量着什么事情。娃娃不知愁，我和二妹站在屋外太阳地里对着自己的影子摆弄着各种姿态，笑个不停。那时，我们经常爱在阳光下和月光下对着自己的影子跳舞，表演各种形体造型，有时晚上在灯光下还用手在墙上做出各种动物的影子，这在没有什么玩具、更没有大镜子的情况下，也可算得是其乐无穷了。大人们经过紧张磋商，当即决定由姥姥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回广济老家，而且要到山里去租一间屋子住。爸爸、妈妈不能走，因为他们还要留下挣钱养活我们呀。

回老家去！这可太美啦！不仅要坐大洋船，还要坐“鸡公车”（手推独轮车）。一路风尘，我们只是觉得好玩。沙河里的水清极了，一眼就能看见河底。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进山，听说深山里有老虎和野猪，这更增添了这次旅行的神秘感。我带着孩童时期对世界的好奇和想像，跟随姥姥来到广济山村。我们在一个半山腰租到了一间农家房屋，屋里阴暗而简陋，可是屋外却美极了。门口有一片大竹林，这就成了我们荡秋千的好地方。我会像猴子一样爬到竹梢上，使竹梢弯下来，成为弧形，

我的身体则吊在空中悠来悠去，十分新奇有趣。当然也有惊险，有时不小心掉下来，摔得鼻青脸肿，也无所谓。忍住疼痛，更显出英雄气概。渴了就跑到屋子旁边一个脸盆大的水潭边，从里面捧水喝。那是从潭底渗出来和从山石缝里滴下来的清泉，洁净极了，喝下肚里甜爽无比。尽管姥姥不让我们喝生水，但我们还是每天偷偷去喝，并且在喝的时候趴在潭口照自己在水中的影儿。屋子的另一侧是山坡，上面有许多松树，还结了许多松果。登高远望，心旷神怡。我们每天山上山下不知要跑多少个来回。那时我们没有机器制造的玩具，黄粘土是我们自制玩具的最好原料。我们趴在地上和泥，摔泥，精心地把泥巴捏成各种玩意儿：小鸭子、小耗子、小狗、小人、汽车、轮船……边捏边玩，乐在其中。晚上，姥姥用晒干了的野艾蒿编成一根又粗又长的辫子，点燃了薰蚊子。那股独特的清香味是任何蚊香代替不了的，我至今还留恋那种香味。点着这样的蚊烟，坐在屋外的黑地里，看着天上的星星，数着竹林中的萤火虫，听姥姥讲古老的民间故事，这种情景现在想起来也令人心醉啊！虽然当时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已步步向长江中游踏来，但是我们在山里，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事情，日子过得倒很安宁，我们这些小孩每天照样像鸟儿一样自由地生活着。

1938年，妈妈一个人来到乡下，和我们一起住在那间小屋里。我们非常高兴。但是妈妈大着肚子，快要临产了，又处在兵荒马乱、国破家亡之际，她整日焦虑。

广济位于湖北和江西交界的长江边，是日本侵略军进攻武汉的必经之地。日本飞机起初只是越过我们的头顶向远方飞去，后来就在我们头上盘旋、搜山、扫射了。战争的逼近已不再使我感到生活的宁静、自由和欢快，我开始尝到了恐怖、悲伤和

苦难的滋味。那时候，老百姓白天不敢呆在屋里，而是到山上找天然的洞子躲起来。这种山洞里潮湿、阴暗，原本不是人呆的地方。里面有蜈蚣、蛇、壁虎和各种毒虫小兽，但人们为了藏身也管不了那许多。一个漆黑的夜晚，忽然听见外面有人大声呼喊：“快来看啊！日本兵放火烧县城了！”人们纷纷向山上跑去。我也和大家一起聚焦山头，遥望县城在一片火海中，大火把那边的天空都烧红了。人们的心里都很沉重，有的在愤慨地骂日本鬼子，有的在深深叹息，我们小孩没见过世面，全看傻了。我这时想起县里的小沙河，那一家挨一家的商店，那热闹的街上熙来攘往的人群，现在怎么样了呢？万恶的日本军队，凭什么到我们国家来杀人放火？我们又没有惹你们！……

兵败如山倒。国民政府的败兵都往山里撤退，他们不打日本人，专门骚扰中国老百姓。日本飞机整天在山区里搜索，不断地轰炸、扫射。我们的老家已经没有一点可以安宁存身的地方了。恰恰在这个时候，妈妈临产了。根据当地风俗，房东不让外人在他们屋里生孩子。怎么办呢？我们妇孺老小只有在屋外露天里潦潦草草地为妈妈搭个小棚子。说是小棚子，也只是稍有遮挡，同在露天里一样。这下忙坏了姥姥，既要照顾妈妈，又要照顾我们。妈妈在露天小棚里生下了小妹妹。月子里刚过头三天，妈妈就带领我们全家步行前往汉口找爸爸，“一家人是死是活都要在一起！”妈妈是年轻的知识妇女，化装成农妇，身上穿着破衣，脸上抹些锅底的烟黑，手提一个竹篮，里面放着刚出生的小妹妹。还有两个弟弟妹妹年幼，走不动那么远的路，就请来一位农民用箩筐挑着他俩，送我们一程。我那时未满9岁，大妹妹还不到7岁，姥姥牵着我们一起长途跋涉。大路小道，到处是流亡的难民，溃散的士兵。为了躲避敌机扫射，我

们常常绕道沿山沟走。记得有一次遇上敌机扫射，妈妈顺手把放小妹妹的竹篮往旁边一个小洞里一放，自己趴在边上。等敌机飞过，妈妈取小妹妹的时候，发现在那个小山洞的一个角落里，有两只小老虎。好险哪！大老虎大概是寻食去了，否则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惨剧，真不堪设想。我们一家人全都吓坏了，惊呆在那里。可我们马上醒悟，必须赶紧离开这里，我们又上路了。就这样，风餐露宿，渴了喝溪水，饿了啃饼子，累了小歇片刻，日夜赶路。一路上，我们都病了。疟疾、感冒、疥疮，都是折磨人的病。尤其是疟疾，又称打摆子，冷起来全身哆嗦，热起来全身烧得慌，头晕脑涨，四肢无力，面呈菜色，满嘴都烂了。最糟糕的是没有药，缺营养，连刚出生的小妹都缺奶吃，更谈不上有什么起码的卫生条件了。就这样我们走哇，走哇，每天不停地走。我记得有一回在路上遇到一个国民党士兵，操广西口音，他看见我们一家老小这种凄惶情状，就把他正在吃的一包饼子给了我们，并且感叹地说：“咱们中国人可怜哪！受人家的欺负。为什么要受人家欺负啊？因为咱们国家不强盛呀！……”这位广西士兵，这一包饼子，这简短的谈话，都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了。

我们来到一个小镇上，镇上已没有人烟了。炸弹炸毁了房屋，商店里的货物都撒到了街上。当时我看中了一面小镜子，想拣起来带走。姥姥说：“不能拣！人家家里遭难了，咱们拣人家的东西，良心上过不去啊！……”我们又继续朝前走了。一天正午，我们来到一条河边，必须坐船才能过去，可是此刻河上的小木船都正在运送伤兵。一位划船的老人看见我们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又是妇道人家，很同情我们，就答应送我们过河。船到河心，敌机来了，对着小船俯冲扫射。我们冒着枪林弹雨刚登

上对岸，敌机往河里扔了一颗炸弹，把后面两船伤兵炸翻到河水里，死的死，不死的也伤上加伤。这一切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对敌人的仇恨。多坏啊！连丧失抵抗力的伤兵和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他们也炸！这实在是太残忍、太不人道了。……最后我们来到了长江边，这里离汉口还很远，要坐一天逆水而上的轮船才能到达。江上来往的船只很多，但都是被军队和政府机关包下的“差船”。我们怎么办呢？钱没有了，干粮早已吃完了，人又都在生病，难道我们就这样困死在长江边吗？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！妈妈碰上了一位与爸爸有一面之交的朋友。虽然妈妈化了装，还是被他认出来了。他好像是个军医。在他的帮助下，我们上了一艘小轮船，坐在底舱里，一个晚上的航行就到了汉口。妈妈上岸去找爸爸。当爸爸来船上接我们的时候，一见我们那种样子，他就哭了。我们见到了亲人，也都哭了。一家人哭成了一团。

三 西 行 记

我们千辛万苦到了汉口，可是汉口也已吃紧。每天好几次空袭警报。我记得当时的情景，人们在危亡之际表现出同仇敌忾。到处都可以听到高唱救亡歌曲的声音：“保卫大武汉！”“打回老家去！”“中国不会亡，中国不会亡，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！……”我那年9岁，也已懂得了全民抗战的道理，深受那个时代爱国热情的鼓舞。

然而，中国政府军队终未能抵御住气焰嚣张的日本军队的长驱直入。武汉眼看快失守了。

一天，爸爸回来说，机关给职员发了遣散费，叫每个人自

找门路，向西逃难。我也不知道父母用了什么办法，总之我们全家登上了一艘难民船。我还记得那艘船叫“江顺号”。在船上，难民们最怕的是敌机轰炸扫射。满船的大人和孩子，任凭日本飞机把炸弹和子弹从自己的头顶上倾泄下来，这是多么地令人惊恐和愤怒啊！国土大片沦陷，又丧失了制空权，人民遭殃啊！

一个黄昏，残阳映照着滔滔江水，轮船犹如在一条血的河流中航行。忽然，敌机临空，对准船上毫无抵抗能力的难民们俯冲。子弹打在甲板上冒出火星，炸弹在江中腾起冲天的水柱。大人叫，小孩哭，人们在逃窜，要隐蔽。然而在这拥挤的船上，能逃到哪儿去？又有什么地方可隐蔽呢？就在这时，我们前面的一艘船被炸中了。那是一艘装汽油的船，烈焰腾空，燃烧的汽油在江上流动。长江啊，成了一条燃烧的河流，火的河流。全船老小，惊惧不已。这时，有一群东北流亡学生，凭栏面对燃烧的江水，满腔悲愤地唱了他们心中的歌：

我的家

在东北松花江上，
那里有我的同胞，
还有那衰老的爹娘。

.....

歌声深沉而激昂，我幼小的心灵也好像这奔腾的江水，燃起了熊熊烈火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每当我听到《松花江上》的歌声，我就想起那熊熊燃烧的大江，那在燃烧的江上唱歌的青年们，我老觉得这首歌只有这群青年唱得最好，最动人。

船开到宜昌，就停了。我们在这里住了一个短时期。我只

记得天气一晴朗就得准备跑警报，可是宜昌是坐落在长江边上的一片平原上，没有山，没有树林，也没有防空洞。躲警报时，人们疏散到郊外，待在坟堆旁。要是敌机来得快，来不及疏散，人们就会把家里所有的被子褥子都铺在桌子上，大人孩子全都钻到桌子底下去。据说这样可以防御流弹的袭击。同时，只要炸弹不直接落到头顶，即使房屋震坍，梁木砖瓦也会被桌子挡住一下，不会把人砸死。至于蹲在桌子底下是否真的能保护自己，我现在也说不准，不过当时我们都是虔诚地信赖这种护身方法的。每当敌机临空，我们孩子都吓得憋住呼吸，不敢出声，生怕日本人在飞机上听见我们的声音会往下扔炸弹。而姥姥这时总是低声地不停祷告：“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……”

临离开宜昌，是在一个夜晚。我们一家人向江边走去，一路上见到的都是被炸毁的房屋，有许多房子还在燃烧，在倒塌。人们在哭泣，在咒骂敌人。我们好像是在一条火街上穿过。直到我们上了轮船，才算离开了那座燃烧的城市。

轮船到了四川万县，我们上岸。父亲在“难民总站”谋到了一个小公务员的职务，母亲在一位银行行长家里当家庭教师，我们姊妹兄弟五个就由姥姥领着在家里“放羊”。生活暂时这样安定下来了。

妈妈教书的那家主人在外地工作，由主人的妹妹领着侄儿侄女住在万县“公馆”里。这家公馆坐落在公园里的山脚下，旁边就是他们的私人防空洞。即或敌机在头上盘旋，他们也来得及进洞躲避。妈妈偶尔也带我上这家公馆去玩，但不许我调皮。我只能安静地看妈妈上课，课间休息的时候才能和这家的孩子们玩。这家的女儿年龄和我差不多大，喜欢听我讲故事。有时我没有故事了，但为了能多玩一会儿，就信口瞎编，而对方

居然也听得津津有味。

那时候妈妈正怀着小弟弟，每天翻山越岭去教书，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，还要帮助姥姥操持家务，或者和爸爸轮换着教我们读点书。

那是灾难深重的年月，物价飞涨，父母要维持一大家人的生活，真是难哪！加上白天黑夜随时都得准备躲避敌人的飞机来轰炸，空袭警报一响，就得往防空洞里钻。生命财产毫无保障。在和平时期，人们喜爱晴朗的天空，灿烂的阳光，晚上孩子们爱数天上的星星，爱看月宫里吴刚怎样伐桂，玉兔怎样捣药，现代的孩子更会想到如何去探求太空的秘密。可是在那年月，大人孩子最怕这种万里无云，艳阳煦人，皓月当空的晴朗天气，最好白天永远阴沉，雾气永远不散，夜里一片漆黑，要是黑得天上没有一颗星星，伸手不见五指，那才好呢！因为这样敌人的飞机就不会进川，人们就可以吃顿安稳饭，睡个通宵觉了。

尽管生活是那样艰难，吃的是“平价米”，穿的是褴褛衣，但是年幼不知愁，欢乐是儿童的天性，我每天照样领着弟弟妹妹们到处玩。爬山呀，爬树呀，用黄桷树的叶子编帽子、编围裙呀……就是待在防空洞里，只要敌机不在头顶，我们也还是想着法子玩个不休。离我们家不远有个公园，我们常在公园的防空洞里躲警报。这个公园里有个大钟楼，还有一座宝塔，到处开着艳丽的花。腊梅花香极了，其中有一种淡绿色的梅花，是我以往和以后到过许多地方都未见过的。尤其是那儿的茶花，有红的，有白的，真是美极了。还有栀子花，夏天带在身上，可香啦！我们常上那儿去玩，有时就在那儿的空地上唱歌跳舞，唱的跳的都是当时的抗日歌曲和儿童舞蹈。有一回，正当我们表演得来劲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围上来一群观众。说来也奇怪，我